

記纂淵海

九







力量

經君子以厚德載物易坤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大有地

之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中

子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

立荀儒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止論

史王嘉為丞相數言不宜封董賢上怒召丞相詣廷尉詔

獄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引藥盃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

得備位三公負國伏刑都市以示萬眾豈兒女子耶何謂

咀藥而死嘉出見使者受詔西麟符堅眾號百萬次淝水

謝玄入問計謝安無懼色方與玄圍碁遊陟至夜乃還書

確乎不動如棟處屋如骨在身隋書張公論事有回天

之力唐書張

傳記昔澹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

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

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恠意水經注

集斡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塘

粹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屹屹中

立為天一柱雷崩山谷貔虎頓伏颺倒滇波鯨鯢蹉跎

長轡利策橫制宇宙據長河如指盃擘太華若破塊

斷鰲補天大與地角壯與天勅橫流之中一斥而

定乾坤為之坱軋河嶽為之震蕩並唐障百川而東之

回狂瀾於既倒韓文鰲怒則蹴翻五嶽鯨擊則掉破百川

支目休

力量





韓魏公知北都有獻二玉杯公答以百金乃開宴召  
貴客特設一棹致杯其上將酌酒遍勸坐客俄為吏誤觸  
擡倒玉杯俱碎坐皆失色更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曰物  
破亦自有時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劉斧韓魏公鎮  
相州祀宣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  
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  
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量過人欲來試  
公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出也公曰諾終不以語人其  
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  
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關齋寇準在澶淵每夕與楊  
億飲博歌謳諧謔歡呼常達旦或就寢則鼻息如雷上使  
人視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五朝寇萊公之貶雷州  
也丁謂遣中使賫勅往授之公方與郡官飲上下皆皇恐  
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公乃  
從錄事借綠衫着之拜受於庭升階復飲至暮而罷記聞  
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歐公孤舟倒江河赤手攬犀象坡詩萬牛挽不  
前公乃獨力扛黃詩倒海取明月同上

### 鎮定大事

子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向恐燒國哀公自將眾趨救火  
人盡逐獸而火不救及仲尼下令曰不救火而逐獸者比  
入禁之罪令下未徧火遂救矣韓非

史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太后崩平與太尉  
勃合謀卒誅諸呂史陳平不易太子者留侯招此四人之  
力也同上上欲廢太子呂后恐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

力量鎮定大事



四人令太子為書固請太子迎此四人至上置酒太子侍  
四人者從太子上怪問四人前對曰聞太子仁孝恭敬愛  
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  
卒調護太子上召戚姬曰我欲易之四人為之輔羽翼已  
成難動搖矣西漢張良傳上居南宮見諸將偶語以問張良對  
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而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今  
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柰何良曰取上素所  
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封雍  
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亡患耳初雍齒不欲屬佈  
公佈公怨齒互見  
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  
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臣鼎沸社稷將傾  
且漢之傳謚帝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  
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

九六十五

三

吳洪

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請劍斬之通鑑漢宣帝紀關內大雨四十餘  
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  
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王商獨  
曰何因當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也有頃長安中稍定問  
之果訛言鳳大慙自恨失言同上漢成帝紀卧赤子天下之  
上而安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西漢賈誼傳變所欲為易於反掌  
安於泰山馱乘太子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有意欲以  
山陽為嗣上間獨寢時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涕  
泣言曰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臣願先賜死以  
示羣臣太子由是遂定為嗣通鑑漢元帝紀灼曰幸酒如  
樂又音切王郎起光武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  
恐及至溱沱河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懼光  
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

續文大事



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

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

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東漢本紀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

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令反側子

自安同上初陸遜為大都督諸將或討逆時舊將或公

室貴戚各自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劍曰諸軍並荷國恩當

相輯睦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何也僕雖書生受

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尺寸可稱能

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

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通鑑三國魏文帝紀蔣琬為尚書時

新喪元帥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

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同上魏紀巨温入赴山

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

害之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

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

晉書謝安本傳苻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巨温九五之心將移晉

鼎衣冠易履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羣寇同上

慕容根言於燕王暉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

兵以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

之託以孤孀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通鑑

西燕新遭大喪內外恟懼太宰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

憂色每出一人步從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當

安定以鎮之柰何復自驚擾衆將何仰由是人心稍定同上

紀帝崩羣臣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曰

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同上魏有新徒勅勒

千餘家苦於將吏期以草生牛馬肥亡歸漠北劉潔安原



奏請徙之河西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譬如園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通鑑宋太祖

後周文帝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

眷今日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丞相志存匡救今上天降禍奄

棄百僚嗣子雖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軍國大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家事護何敢

有辭謹既周文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言曰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拜衆議始

定北史于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徙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

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叔皆贊成其策秦王世民諫

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精兵百萬所征無敵柰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

之羞為百世之笑乎乃止通鑑唐高祖紀馮盎本北燕人以軍功進總管或告盎叛大宗詔發兵討之魏證諫曰當懷之以

德帝乃遣韋叔諧諭盎盎遣子智戴入侍帝曰證一言賢如十萬衆唐書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

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通鑑唐民間訛言上採擇女

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閭閻之間足

可知悉同上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



取酒以刀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十七人首注槊上  
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柰何秀實曰  
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實盡辭去請老  
蹇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  
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常侍負若屬耶  
副元帥負若屬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曰  
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  
亂則罪及副元帥亂由常侍出然則郭氏功名其存者幾  
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敢不從命願  
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通鑑唐回紇吐蕃  
合兵圍涇陽郭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  
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  
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執

紀六十年

上

吳洪

弓注矢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相  
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  
晏駕令公亦指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來今知天可  
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  
與公戰乎回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  
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  
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同容管經  
略使王翺為河中少尹知府事部將凌正暴橫翺抑之焉  
其徒乘夜作亂翺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  
走同上裴度平章中書失印度自如左右白復於故處得  
印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  
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通鑑訛言有  
寇士民驚譟縱橫走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走



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  
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  
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  
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之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  
自若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眾立望仙門下謂勅使  
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  
日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師幾再亂矣通鑑唐文宗

**傳記**

錢鏐封吳越王役大興士卒嗟怨或夜書府門曰沒

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鏐出見之命吏書曰沒了

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嗟怨頓息陶岳五代史補

**集**眉如松雪脊四皓調笑可以安儲皇李太白以忠義感脅

從之伍以含洪安反側之徒劉賓客天步艱難海內崩離六

合恟然一言安之劉長卿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之杜牧

**本朝**有妄言南詔欲來寇蜀蜀守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

廷聞之詔張文定公移鎮西蜀公言此必妄也當以靜鎮

之入境下令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罷

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文不閉蜀遂大安東坡撰公

墓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

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

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同上王元張乖

崖守成都兵火之餘入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閱始出眾

遂蒿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行眾不

敢謹王清臣



記纂淵海卷第六十六

性行部之三十

處事間暇

史晉伐齊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

左云八年注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

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周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

漢本祭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東本諸將見戰不利多懼吳漢意氣自若整厲器械激揚士

吏帝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同張奐為中郎將烏

桓叛燒軍門奐坐帷中與弟子講論若無事眾稍安

東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

活別求共圍基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

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

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

蜀志尚書令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加博奕不廢

費禕代蔣琬為羊祜都督襄陽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

衛不過十數人

通鑑劉疇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

疇無懼色援笳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

於是群胡泣去

晉書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大怒馳擊之左右大擾勸文

討吐谷渾虜據高射紹軍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

使二女子舞虜疑之休射而觀

唐書僕固懷恩誘吐蕃等南

下急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曰謂令公亡矣令公誠存安

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請無往子儀曰虜數十倍之眾



今力固不敵至誠感神况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衛  
子儀曰適足為害也即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  
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  
義何至於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  
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乃遣首領入朝唐書本傳互入  
人心易感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唐書殺節度使張  
勸代摠軍務上謂李泌曰不得不煩卿往以泌為陝虢都  
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問須幾何人對  
曰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  
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為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壘定矣  
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  
未必不更為臣用也上曰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  
卿對曰他人必不能入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

卷之六

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飢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  
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  
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因疾  
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  
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  
之功入城視事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抱暉遂亡命不知所  
之通監唐裴度平章中書失印度自如左右白復於故處  
德宗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以印書券耳急之  
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通監唐  
事張從賓引兵入洛陽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悚懼獨桑維  
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

安通監五代

東山謝安石談笑靜胡沙李太白集薄領如山處之

時事間暇



# 轉移人心

**子**趙文王喜劍太子悝患之募左右能悅王之意止劍左  
 右曰莊子當能莊子見王曰有天子之劍有諸侯之劍天  
 子之劍一用臣諸侯天下服諸侯之劍如雷霆之震四封  
 之內無不賓服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  
 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竊為大  
 王薄之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莊子  
 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  
 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曰吾欲西益宅而  
 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  
 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

記六十六

行仁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  
 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取西益宅淮南子人間訓

**史**楚人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左宣十二年宋平公築臺妨於農收築者謳子

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

溼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左襄

年晉平公射鷄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

曰必速殺之無令遠聞君忸怩于顏乃趣舍之調楚優孟

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有愛馬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椁

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不可孟入殿門仰天大哭曰楚國

堂堂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

曰何如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椁榱榿櫨豫章為題湊

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於後廟



食太平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  
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乃使以馬屬太官令無令天下  
久聞也史謂籍互入反趙王新立秦急攻趙趙求救於齊  
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后曰  
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見后盛氣而須之左師曰  
老臣賤息舒祺竊愛之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  
亦愛少子乎曰甚於婦人老臣竊以為父母愛之則為之計  
深遠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不及今有功於國一旦山陵  
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質於齊史謂出家石茅蕉  
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耶車裂假父囊撲二弟迁母  
於雍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  
者王下殿手自執之曰先生趨起就衣今願受事王自駕

紀六十六

四

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陽復為母子如初通監上居南  
宮見諸將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而  
所封皆故人所誅皆仇怨今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  
耳上曰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  
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封雍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  
屬亡患矣初雍齒不欲屬沛公沛公良因事納忠以變移  
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慮及後  
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通監冒頓為書襲媼樊噲曰臣  
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李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  
於平城漢兵二十一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  
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  
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  
高后曰善通監馮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非能用也上怒

博移人心



召讓唐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曰鄙人不知忌諱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削其爵而罰之上說令

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通鑑漢文紀

縣官無錢從民貲

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

安今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上默然

通鑑漢武紀

上從容

謂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

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

通鑑漢光武紀

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唐羗

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

趾七郡獻生龍眼等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

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

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詔敕大官勿復受獻

通鑑漢和紀

復斷

大臣行三年喪陳忠上疏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

卷六六

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通鑑東漢帝紀

河間王政

傲很奉法順帝以侍御史沈景有強能稱故擢為河間

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

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耶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

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耶王慙而更服

東漢何本傳

文帝為

五官將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太祖嘗屏除左

右問賈詡詡默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

屬適有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曰思袁本初劉景升

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魏志

關羽聞黃忠位與己

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費詩謂羽曰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二

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且王與

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君侯不受拜如是使



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通鑑

漢獻帝謂侍中蘇則曰前西域通使燉煌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通鑑魏明帝嘗從

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殺其母臣不忍復射殺其子因涕泣帝以此建樹之意定魏志帝好土功陳羣曰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

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回

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帝為之少有減省通鑑魏帝嘗着帽披縹綾半袖揚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

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歎曰風景不同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

視流涕惟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眾收淚而謝之晉書王劉疇避亂鳩

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泣去晉書王入劉琨在晉

陽嘗為胡騎所圍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流涕欷歔向曉復吹之賊並

弃圍而走晉書本傳互入處事間類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秘監朱彤為正命人人以極醉為限秘書侍郎趙整作

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禁傾夏國由此言之則危後則堅大悅命整書之

以為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通鑑晉旦玄得志常欲以謝安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靜之德

更不保五畝宅耶玄聞慙而止晉書魏崔楷為殷州刺史或

得移人心



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

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曷榮逼州城楷

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

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通鑑蘇瓊為

清河太守有兄弟爭田積年不決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

召而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

兄弟心如何因下淚兄弟叩頭乞外更分異十年遂還同

住虵屈突通往陝西檢覆羣牧得隱匿馬二萬匹帝大怒

將斬太僕卿慕容悉達及諸監官千五百人通諫曰人命

至重陛下奈何以畜產之故殺千有餘人臣敢以死請又

頓首曰臣一身分死就陛下勾千餘人命帝感悟悉達等皆

減死論通鑑隋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

陵引微同升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微曰臣以

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新唐書上

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昌樂谷那律曰雨衣若為則不漏

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為之罷獵通鑑唐高祖互

善才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涂名上特命殺之狄仁傑

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殺則為不孝

仁傑固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

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張釋之有言設有盜

長陵一杯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

謂陛下為如何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

見釋之於地下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通鑑唐

上造鏡殿成上與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

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

焉上遽令剔去上遣宦者緣江徙異竹欲種苑中宦者



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過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  
手詔慰諭良嗣令棄竹江中並同太后謂侍臣曰自興周

俊臣來死不復有反者姚元崇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  
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

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  
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

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  
卿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

朕心通監唐李昭德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  
下之子陛下身有天子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

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 樂思晦  
男未十歲没入司農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

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  
記本六

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  
不承受矣太后意稍寤並同上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師

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  
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

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  
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通監唐鄭普思謀作亂事竟西

京留守蘇瓌窮治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得幸於皇后  
上敕瓌勿治侍御史范獻思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

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  
聽其罪大矣流普思同上唐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

問宰相狄仁傑曰姑姪與母子孰親立廬陵王則千秋萬  
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

王唐書狄仁傑傳端午日肅宗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

將移人心



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  
帝法然泣下新唐書肅宗張后傳承天皇帝倓既為張良娣所構肅

宗怒而幽死又欲搖動代宗李泌入朝從容語及倓事曰  
臣念得黃臺瓜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

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自可四摘抱蔓歸今已一摘矣謹  
無再摘上愕然自是奪宗之計不行唐書李光弼代郭子儀

於朔方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  
益精明唐書本傳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曰今眾寡不

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往說之可不  
戰而下也遂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

大驚其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  
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葛羅曰懷

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  
九

敢與之來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  
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公戰乎通鑑唐代宗入鎮重大事朱泚反諸

生將從亂太學何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士無受汚者唐書  
蕃傳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

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  
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臣以為當死久矣上憫

然左遷京杲諸王傳忠臣乘機救人多此類通鑑唐德宗韓思  
彥巡察劍南益州高貴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救尉宰

飲以乳二人悟泣曰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  
唐書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時

帝荒淫故公權及之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新唐書本傳  
高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遺其將士曰仁厚

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

博移人心



若十日不送揚師立者當分見兵為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眾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眾呼萬歲通監唐僖宗帝嘗敗於中牟踐民稼中牟

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通監後唐莊宗

**傳記**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素所喜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然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曰赦之晏子春秋魏武行役失道三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梅子甘酸可以解渴

北六十六

**集**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詔公往宣撫既行疾驅入公告兒郎等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眾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為好官窮貴極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所共聞也眾乃謹曰侍郎語是皇甫湜作韓愈行狀李懷光反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

博移人心

有聞於人主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者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



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拚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韓文贈董太博行狀人變愁為喜歲易歉為豐劉賓客懷臬鴟以好音清侵沴為和氣唐文粹嚴冬變為韶景寒風鬱為和氣同

**本朝**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房為之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文彥博知永興軍或言陝西鐵錢不便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民多

記六十六

十一

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綃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眾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同慶曆中廣州有蕃商死珍珠没官上命取珠出禁中錢易之以賜張貴妃時禁中同列因是有於上前乞旨和買緣此京師珠價騰踊上頗知之一日上於別殿賞牡丹妃嬪母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珍珠為首飾以誇同輩至上前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更沒些忌諱妃慙赧起易之乃大悅自是禁中更不戴珠珠價大減馮道一語徑破千言

諫坡前漢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曰是人有三當死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也使天下聞重鹿賤人二也匈奴即有急惟鹿觸之三也武帝默然乃赦之

。記纂淵海卷第六十六



# 有定力

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語長

子南宮韜世清不廢世濁不誇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孟賤文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也孟盡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同上

損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莊互入不可

益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泛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

而不能驚莊齊死生驚懼不入乎習中是故選博物而不

懾莊至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莊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

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備而弦歌於室莊鄉黨不以

陳文

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列仲權利不能傾羣衆不能移天下

不能湯荀鍾山之玉炊以爐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離

真子入是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揚謝安

處富貴而獨退靜破苻堅而無喜色文中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左傳又見史禍至不

懼福至不喜史宋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史

鄒陽項王使武涉往說齊王信信謝曰夫人深親信我我

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謝項王高于定國飲酒至

數石不亂西漢蘇茂周建復聚兵挑戰王霸堅卧不出方

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通

武刺客刺來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作悲哀不能仰

視歙叱延曰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

以軍事而反効兒女子涕泣平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



邪歎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傷賊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抽刃而絕通監漢凡

人富貴當使可賤東漢馬不屑毀譽東漢馬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輒復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

而諸卿稍自引上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

爭前後且十止衆皆為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通監漢盧

植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

未嘗轉盼東漢李固死於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

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

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

平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

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

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通監漢梁冀使人脅

杜喬曰早宜從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門不

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死獄中通監漢太尉楊秉秉為人

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通監漢范滂至獄

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

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通監漢宦者張讓以事

中王允遂傳下獄會赦還為刺史旬日間復以它罪被擯

揚賜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故一月

再徵凶慝難量幸為深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

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

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得減

死論通監漢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東漢

臧洪通監漢袁閔投迹深林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

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躑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通監漢



漢獻帝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東漢逸民傳論宜僚臨白刃而色

正東漢孔融傳孔融被誅二子方弈棋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

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郊不破乎上同雖遇履虎

神氣恬然王贊名先主入益州劉璋張飛諸葛亮分定郡

縣破璋將嚴顏生獲顏曰大軍至何不降顏曰我州但有

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令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

頭何為怒耶飛壯而釋之蜀志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

詣吳主羅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

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

種蒔且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明紀智者不為小利移

目不為意似改步通監魏元紀賈充見夏侯統令妓繞其舡三匝

統若無聞充曰此吳兒木人石心也晉諸葛誕以氣勵稱

常倚柱讀書雷震其柱讀書自若曹嘉之孔坦將卒庾永

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

乃為兒女子相泣邪水深謝之通監桓温來朝或云欲誅

王謝謝安神色不變同殷浩被黜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

其有流放之感晉書謝安嘗與孫綽泛海風起浪湧諸人

並懼安吟嘯自若同陶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右長史殷羨

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雍梁交廣

益寧八州刺史印傳檠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舡皆有定簿尉

印倉庫侃自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通監魏冉閔

使常煒使燕燕王雋使封裕詰之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

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為徒取灰滅煒正色曰吾聞死者骨

肉下于土精鬼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

訴于帝足矣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况人主乎曲意苟

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通監晉祕書

有定力

有定力

有定力



監太原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閔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通監晉書張融為封溪令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哉書山陰公主淫恣悅褚彥回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宋書魏宗愛用事威振四海嘗倨見百官於都坐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允獨升階長揖通監宋柳

卷之十七

四

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通監宋太祖王景文賜死敕至景文正與客棊叩函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局竟斂手納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通監宋王惠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南史帝召允謂曰國書皆浩作不允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彥海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而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實不問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北史高允傳



入無魏徵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從議者以為

賁育不能過唐書魏徵傳盧承慶典選考內外官有一官督

運遭風失米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

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

色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通鑑唐高宗紀徐公當雷

霆之震而能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唐書徐有為傳有

殺人多劉禕之竊謂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

稱制不如返政大隱密奏之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

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太后大怒賜死

禕之初下獄睿宗為之上疏申理中表皆賀之禕之曰此

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

紙通鑑唐武后張楚金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臨刑太后使鳳

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

正

謹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

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敕乃徐起舞

蹈再拜竟無憂喜之色同李朝隱前後執破斜封官一千

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顧通鑑唐睿宗揚國忠專國

權勢可炙或勸張巡一見且顯用答曰是方為國佐祥朝

官不可為也唐書張巡傳令狐楚為大原掌書記鄭儋在鎮暴卒

不及指搗後事軍中喧譁將夜忽數十騎持刃迫楚至軍

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

軍無不感泣由是名重唐書互入李希烈留顏真卿不

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召顏

真卿示之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死者顏杲卿乎

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希烈乃使甲士十人

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

有定力



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  
列乃謝之通監唐德宗紀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且遣親吏告  
偓偓曰乃欲以此相汗通監唐昭紀

**傳**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濟江而風  
急眾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助舟覆  
溺何足可怪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春秋國居磨涅之中

無緇磷之損世說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其兄曰以琴來  
不兄曰已至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絕於  
今日矣傳夏侯玄嘗倚柱作書霽霽其柱神色不變作  
書如故世說

**傳**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之  
節陸士衡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迅  
風凌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並同舉

卅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千百年一人而已韓退之金可鎔  
不可使為汚腐水可濁不可使為塵糞元次山勢去  
未須悲時來何足喜白詩波濤喧眾口藜藿靜吾廬

劉長飛語霜動明誠山立李義山常經磨涅不改堅白杜牧  
俾吾為秋毫之杪吾亦自足不見其小俾吾為泰山之阿

吾亦無餘不見其多唐文粹踐危機不易心處橫潰  
不忘國奮身拔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汗而磨滅同劍淬愈

利玉燒不然孫可文靈牙薦角比干獻骨合此憤烈在公為  
笏怒虎可唾笏不可挫峭華可拔笏不可折拄天不仄指  
日不蝕同

**宋**呂端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  
在齋閣時清話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  
而妻子不見其悲忻歐公祭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

自是力



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同泰山覆於前而色不變  
麋鹿與於左而目不瞬老泉司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  
能駐足者其王存乎王存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  
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東坡墨毀譽幾至於萬端夷  
險常持於一意集確然金石心不畏蚊蚋觸蘇子金石  
不隨波黃魯直詩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陳從易  
攬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臺陳希夷詩





# 無定力

**子**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子孟浩

**史**子夏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史記孔子

王莽誅甄豐辭所連及便叔不請時揚雄校書天祿閣

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

死西漢本傳互入不能自信或謂謹是復慮為非不知所定通監漢帝

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

之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

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通監漢髡參軍短主簿能令

公喜能令公怒晉書却起傳帝嘗問樂運曰卿言太子何如人

對曰中人問中人狀對曰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

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通監陳一迴一惑在於

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房之所通監唐

**傳記**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

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

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

母懼投杼踰墻而走戰國策互入不能自信

**集**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北夢遺言

# 堅忍不拔

**經**之死矢靡它之死矢靡慝詩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

心匪席不可卷也上同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禮記曲禮君子固窮語衛靈公



子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荀脩北山愚公年九十欲平太行王屋二山或笑之愚公曰我死有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告之於帝帝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列不以物挫志之謂全非

史司馬握節以死左文八年晉文公曰困獸猶鬪左宣二年楚伐

宋華元夜入楚師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而爨雖然城下

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左宣十年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左成二年晉文二十九年守志彌篤左昭十年伍子胥窘於江上

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

能致此哉史記子胥傳豫讓事智伯智伯滅讓挾匕首刺

襄子襄子釋之頃之漆身為厲吞炭為啞行乞於市曰所

史記卷八

二

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

者也頃之襄子出讓伏橋下馬驚襄子乃數讓讓曰臣固

伏誅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則死不恨襄子

持衣與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史本傳互

入列藺相如奉趙璧於秦秦王喜傳示左右相如視秦王

無意償趙城乃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持璧却

立倚柱怒髮衝冠曰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故取璧大

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

以擊柱秦王乃辭謝相如懷其璧從徑道歸璧于趙同上

英屈原曰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

而葬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

乎同上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曰舌在也儀曰

足矣史儀傳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



禮樂絃歌之聲不絕史記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

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西漢

司馬遷傳馬援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東漢本傳梁謝舉

兄子儵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荅曰寧

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南史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

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

牽掣首尾脛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力盡乃死唐書本贊

**集**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楚辭寧溘死而流亡

兮余不忍為此態也同上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蜂蟻子之援

所欲忠者國與主耳韓文但存舌在口當巢身遂心賈浪無

傷禽哀鳴之意有困獸猶鬪之心李文手張空拳力殫氣

雄劉長卿

**本朝**金百死而不化水萬折而東流陳堃

### 望風而靡

**史**吳伐魯微虎欲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吳子

聞之一夕三遷左哀八年從風而靡西漢韓信傳養由睥而佞號西漢

班固范滂按部守吏自知贓汙望風解印綬去後漢本傳苻堅

敗于淝水餘眾奔潰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至晉書謝玄傳互

入悲懼應弦而倒北史李望風輒奔新唐書房河北二

十四郡無一忠臣耶唐書顏

**集**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巽

**傳記**鄉邑望煙而奔城郭覩塵而潰論

**本朝**馬首所嚮無不望風奔潰司馬溫公猛虎處於深山

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子

文由

堅忍不拔 望風而靡



自負

子路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旗於纒紛下蟄于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  
塞旗執馘唯由能之家語致思管仲魯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孟公孫丑上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孟公孫丑下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孟萬章下鬻子年九十見文王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鹿則老矣使臣策國事則臣年尚少因立為師鬻子入精強在山澤而有廊朝之志中

史藥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左成十毛遂曰使

已亥八

9

子使世

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史記平原君傳蔡

澤從唐舉相曰富貴吾所自有不知者壽也史記趙王思復

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召廉頗廉頗見使者

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通監秦紀先從隗始通監

紀韓信家貧葬毋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西漢韓

信曰臣多多益辦前漢本傳里中社陳平為宰分肉甚均曰嗟

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通監漢高紀崩通自序其說號

曰雋永西漢本傳師古曰雋字充反肥肉也韓安國曰死

灰獨不復然乎 終軍自願受長纓羈南越王致之闕下

終軍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

合符軍曰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並同士病不

明經術經術苟明取去紫如俛拾地芥西漢夏侯勝傳郭丹曰丹

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車出關東漢



本傳梁竦自負其才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州

縣之職徒勞人耳同虞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

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通監漢彌衡唯善孔融揚脩常稱

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揚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本傳曹操

從容謂劉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

足數也通監漢韓遂請與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

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

多智耳同劉備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志廖化欲與

宗預詣諸葛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但少一死何求於年

少輩而屑屑造其門耶遂不往蜀志宗王濬恢廓有大志

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晉書

山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孫

綽作天台賦示友人范滂期云鄉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

謝琨曰一丘一壑自謂過之亮也祖逖渡江擊楫而誓

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並同石勒曰若

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晉書載周顛曰今年

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本傳謝安妻見家門富貴而

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晉書

本傳謝安甚敬王獻之因問曰吾書何如家君曰固不同安

曰外論不爾曰人那得知同涼張邕驕矜淫縱國人患之

張天錫所親劉肅謂天錫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

其人肅曰肅即其人也肅年時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更

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通監晉燕主垂議

伐西燕垂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

以累子孫武通監晉王羲之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

芝草猶當鴈行也晉書胡藩曰劉毅一談一詠自許以為

芝草猶當鴈行也本傳胡藩曰劉毅一談一詠自許以為



雄豪通盤崔浩纖妍潔白如美婦人常自謂才比張良而

稽古過之通盤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况

也宋王儉傳裴子野曰為文人皆得於手我獨得於心南史曾

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北史崔王侃不交遊親朋

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爾北史周

武謂楊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廉聲答曰臣但恐富

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隋書隋王羅曰老羅當道卧糞子

安得過同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唐書

王珪傳李靖常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

句儒唐書李晟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同裴度

辟皇甫湜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

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唐書韓愈自視遷

雄至固以下不論也唐書自比孟軻以苟况揚雄為未醇

唐書韓愈傳李懷遠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曰因人之勢高士

耻之假蔭而官豈吾志耶擢四科第唐書鄭仁表常自曰

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上同

**傳記**婁敬過洛陽曰臣之策能不血刃坐羈匈奴頭着陛

下前三輔李元禮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已任

辦說張賓自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策鑒識不後張子房但

不遇高祖耳崔鶴後僧支遁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

耳目玩乎世後魏楊大眼曰若使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

以使君亡竟喪膽世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萬機

論司馬相如往京師過蜀郡升僊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

不復過此六帖楚丘先生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

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先生曰使我投石斥距追

車赴馬逐麋鹿搏虎豹吾則老矣使我探計謀殺精神決



嫌疑出正辭尚諸侯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勃然

汗出至踵曰文過耳韓詩外傳劉長卿每題詩不言姓但曰長

卿雲溪皮日休傲誕自號間氣布衣北夢沙門貫休風騷

之外精於筆扎成中令問其筆法休曰此事須登壇而授

安可草草而言同鍾子期死伯牙子屏琴絕絃終身不鼓

以為時無足為鼓琴者劉向

**集**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揚雄鳳凰集南嶽羞與燕雀羣劉

辯雖逍遙於廣廈思擊厲於中原博學生必耀華名於

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策張景陽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

園徐敬業排朱門而獨遠昇青雲而自致匪偷光於隣

壁寧假輝於陽燧終徇已以致能靡因人以成事賈雖

不能縱逸韻於霜華咲野致九天之響頗亦畜奇芬於露

溥垂薰有十步之芳同安能與尺鷃決起但捨榆孟浩然人

已六十八

七

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即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

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納元次杜陵有布

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

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觀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

內熱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杜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

藏同上心藏風雲世莫知詩白駉驥本天馬素非伏櫪駒

韓信羞將絳灌比彌衡耻逐屠沽兒青雲當自致何以

求知音李太白上裴長史書曰他人之文猶山無煙霞

春無草樹白之文光明洞徹句句動人並同自矜無當對

韓文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韓文

籍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韓文承先人

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韓文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

在弟子列韓文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

白八頁



芻 羣雌孤雄意橫出 誰為傾國媒自許連城價 懷

奇負氣不隨人後 冲天鵬翅闊報國劍鏗寒 天不欲

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

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遠必有在矣並同鋪

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

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

讓韓文潮州謝上表配圭璋而為貴豈泥滓而為儔柳文披沙金

之為寶耻居下流同低回且向籠間宿奮迅終須天外飛

白樂天互入作時崔社鞭齊下元常轡共驅 若不佩金印即合

翳玉芝並同振臂猶堪呼一擲爭知當下不成盧劉賓客雲

霄坐應致劉長卿老虎終開眼兒蟲會叩頭但令吾舌在何

畏不封侯張承吉文肯與夫斗筭者决得失於一夫之目唐文粹

砥名礪節易地改轍異桑榆之未晚得雌雄之一决同將

携健筆干明主杜牧之

**本朝**萬里秋風天外意韋公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上同

枯朽猶能出菌芝坡海底鯤魚會化鵬蘇子集吾文如萬斛

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雖一日千里無難東坡

記纂淵海卷第六十八



記纂淵海卷第六十九

性行部之三十三

自期遠到

**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語泰伯

**史**鄙没世而文采不表於後漢書司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東漢脩翼無卑栖遠趾

不步局同

**傳**逸翮思排霄駿足羨遠遊郭景純指蓬壺而播翰望昆

閬而揚音鮑照非刻金石列圖象揚弘懿崇耿光則顛然

眾情孰克慰陳子鸞陞鴻漸期紫氛兮同逸翮方翥脩

途茲始冀頡頏乎九霄將翱翔乎萬里李義老驥思千里

記六十九

飢鷹待一呼謝願言成羽翼奮翅凌丹梯元微竊攀屈宋

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杜九霄排直上萬里整前期元微

之那得作牛後更擬助鴻飛迅阪看鵬舉高音待鶴鳴

所期人拭目焉肯自洋盲鳴翼張風期萬里並同駿足

思長阪陸韓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唐巨宗

誰謂青雲高鵬飛終背負劉賓吾將奮鱗於太空兮奚獨

慕此江湖吾將發榮於蟠挑兮奚獨守此蒿蕙五將蕩其

魄兮驟風勃與軛車謁帝於冥冥之天兮秉其生殺之樞

皮日休集

**本朝**劉禹曰騏驥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續世

庶幾垂後世不默死芻豢歐公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

名久遠看蔡君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邵堯

自期遠到



自信

經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記孔考諸三王而不繆建

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記中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孝也語公子曰丘之禱父矣語述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

其如予何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並同

子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公孫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

文公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滕文宋

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菑孟子孟

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

與鄭子產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左晉叔向曰祁大夫

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左襄二三得相而

不喜知其才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史

轅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

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

賢唯參通監僕朱邑且死囑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嗇夫其

民吏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

其子葬之桐鄉民果共為邑起家立祠祭至今不絕西

互入王賀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

稱免嘆曰吾聞活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

興乎通監僕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眾未嘗妄殺一

人後世必有興者叔父咳曰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

訓為謁者使修石曰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通監僕陸元方為宰相每有遷除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

和紀

自信



終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通監

**傳**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

所免我後世必有封者說苑貴德篇

**傳**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文選注乘石王所登車石也自保魯參不

殺人元微文書自傳道奚待史筆垂韓文昔揚子雲著太玄

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

雲必好之矣韓文與馬宿論文書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質鬼神而不疑耳同人以為拙臣行不

疑同人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

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乃獨以為不可

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

繇是而言夫豈有外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韓文

頌人不易物鍾離委珠而徒為心苟無瑕伯夷飲泉而何

記方十九

爽天白樂事直皇天在同人苟吾道之無爽又何陋於斯土顧

言行之有常雖蠻貊皆可處皇甫但教方寸無諸毒狼虎

叢中也立身馮道詩見青箱雜記

**本朝**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唐詩子人之情諱有而不諱

無離婁之明人謂之瞽不愠矣柳下惠之清人謂之汚不

怍矣陳水故晉國王公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

為三公者已而其子文正公相真宗於祥符景德之間東坡

王氏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

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

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同上

### 不能自信

**史**王莽誅劉棻時揚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

不能自信



雄雄恐不能免廼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西漢本傳五入無定力

**傳記**魯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戰國策五入無定力

### 自暴

**經**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易繫力不足者中道而

廢今女畫也語雍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語季

**子**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語

上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同上

為無益而捨之者不耘苗者也孟子公孫有是四端而自謂

不能者自賊者也同上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孟滕文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

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孟子

上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同上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為也孟子告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孟子

上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

**集**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撲斲終負素質張茂先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

韓文師說

**本朝**班固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

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東坡集

記纂淵海卷第六十九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

性行部之三十四

不苟合

經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語衛靈公

子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子孟滕文周衰戰國縱橫取士先權

謀孟子以儒道遊於諸侯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

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字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荅

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字

史 陳敬仲為齊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

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左莊二二年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

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哉史孟軻傳叔孫通徵魯諸

生魯兩生不肯行曰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

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往矣無汗我史本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史共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

險微兮搖增翩逝而去之史賈鍾期死伯牙絕絃破琴而

不肯與眾鼓獲人亡初高反古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西

傳 雄 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

曰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和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

不敢奉詔本傳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

能致焉東漢陳蕃傳彌衡始達潁川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

至於刺字漫滅東漢裴頌薦韋忠於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

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

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

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况可塞裳而就之哉通

監



晉書 王述嘗見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

識者所窮 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晉書王 殷仲文還姑熟祖

送傾朝拒謙要王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

與殷風馬不接無緣陪從沈約宋書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者

呂氏春秋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者

傳記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者

傳記 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為鼓者

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王績 莫將流水引

空向俗人彈駱賓 儼有直道侃無媚辭張說 嗟彼苦節士

素於圓鑿方杜工 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遊猿

狷之與居固自以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

不悔焉韓文 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决起山

鹿駭去之不若也望文 寧方為阜不圓為御寧方為汗辱

不圓為顯榮唐文 性不苟合居常寡徒同上 我受狷介

性立為頑鈍身平生雖寡合今即無緇磷白侍

本朝 當戰國時儀秦以口舌取富貴孟子與公孫丑之徒

方且歷論養浩之說宜當時以為迂闊鳴道 棊逢敵手纒

堪着琴少知音不願彈邵堯

苟容

隨 迎合

經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咸卦 入鄉原德之賊也賈注

云原人 趨向 容媚而合之

子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孟告 偷合苟容

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

也面尺

叔孫 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史本 養

小苟合 以苟容 迎合

小苟合 以苟容 迎合

小苟合 以苟容 迎合



安交祿史記叔孫通為綿蕞野外西漢本傳師古曰蕞與蕞

之習禮儀其中如傳曰以茅茅張湯漢武帝時為廷尉即上

意所欲臯子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

西漢書韓增代張安世領尚書事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

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建明漢書韓王信傳公孫弘懷智飾

詐以阿人主取容西漢鮑黯傳以苟容曲從為賢以阿默尸祿

為智西漢鮑黯傳孔光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

指苟合如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通鑑漢成紀容回而

已後漢公卿選懦容頭過身通鑑漢鼠雀偷生苟此一活耳

晉書王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一官闕輒擇才資可為

者啓擬數人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通鑑晉揚再思

在位累載屈節希旨無所規弼慎畏未嘗忤物或謂再思

曰公名高位重何為屈節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

禍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唐書蘇味道為相未嘗有所

建明脂韋自營而已唐書明皇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

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唐書以安祿

山兼范陽節度使尚書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

皆順旨稱其美唐書張良娣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

對曰此非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通鑑唐側媚取容

唐書張仲方傳王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通鑑唐

唐書李豐依違二公之間司馬懿曹爽魏

**集**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

婉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

耻愚夫之所賤也韓或推遠古而難容同決耳目之欲

以苟容為度論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翻而為庸張華惜位

荀容迎合

荀容迎合

荀容迎合

荀容迎合



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白傳公卿大夫偷合苟容持祿養安皇甫希仕尺寸徇祿斗升唐文

### 雷同

**史**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年二十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通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通監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西漢劉希指雷同西漢馬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通監漢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後漢雷同容容無違而已通監漢若心知不可而順旨

雷同負臣子之義通監漢升統

**傳**君無諛諛之臣父無諛諛之子兄無諛諛之弟夫無諛諛之婦士無諛諛之友其亡可待苑  
**集**萬口和附并為一談韓和而唱之同然一辭同

### 乘虛接響

**經**昏動以浮言書盤庚上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語陽

**子**聽虛而責響視空而索影劉子互入任四面轅四面一足慶本非真實玉璞鳳凰不是定名魯人東郭空濫美稱

愚谷黃公橫受惡名由此觀之傳聞喪真翻傳名實虛信傳說即以定真聞野丈人名謂之田父河上姹女謂之婦人堯漿禹糧謂之飲食龍肝牛膝謂之為肉劉

**史**聞諸道路左昭十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漢誅名而不察

雷同 乘虛接響



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通鑑漢武紀城中好高  
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  
方全正帛東漢馬

**傳記** 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於曾參殺人無疑盜嫂瞿義  
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史師曠軒  
轅並世公明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惟一足烏白馬角救  
燕丹而免禍犬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故道聽塗說之違  
理街談巷議之損實 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  
劍飛屋必曰晉典明文逆彼虛辭成茲實錄並同古語曰  
事歷終古以魚為魯泊帆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同江南閭  
里間士大夫道聽塗說強事飾詞呼徵質為周鄭謂霍亂  
為博陸上荊州必稱陝西下揚都要云海郡言食則糊口  
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燕爾及王則無不仲宣

語劉則無不公幹凡一二百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  
施安時復失所顏氏家訓

**集** 隨風靡而成行楚辭街談巷議張平子聽者不察和而唱  
之同聲一辭韓文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  
破韓文平吠聲者多辨實者寡飛語一發臚言四馳萌芽  
始發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劉賓客  
**本朝** 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  
于庭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歐公集

### 端介

**經**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易賁卦君子以立不易方易恒卦無有  
淫朋無有比德書洪範正色率下書畢命君子不以色親人記  
記女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記樂非時不見非義不合記儒

東虛接響 端介



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

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溲記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語里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

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語雅

**子**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

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孟公孫端人也孟難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孟孟不以三公易其介孟不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

謂之貴孔叢葛稚川不以片言半字煩人拘朴

**史**齊即墨大夫不事左右以求譽毀言日至史記齊未嘗

卑節下意以求仕也西漢行不苟合義不取容前漢朱

申屠嘉曰使君所言公事君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西

不及私西傳請謁無所行貨賄無所用通監漢里名勝母

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西漢不可阿尊事貴西

食坵孤立羣貴之間東漢交趾守張恢坐贓伏法以資

拜曰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東漢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

衛之聲不過於耳東漢井丹高潔未嘗脩刺謁人東漢梁

鴻尚節介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竝絕不娶揚震

舉茂才王密密遺震金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

知子知何謂無知徐穉非其力不食並同陳泰為井州

京邑貴人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

魏志羊祜不附中朝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王當國羊公

無德通監晉方正亮直介然不羣晉書崔遊自少及長

武紀

世介



口未嘗語及財利晉書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上顏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然

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函簿即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

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通監宋世相劉行本為左庶子

太子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

者欲令輔導以正道非為作弄臣也隋書惡木垂蔭志士不

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新唐書武皇上席豫太平公主欲

表為諫官豫耻之逃去通監唐中宗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

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唐書李又進吏

部侍郎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上正人一心事

君無待於助唐書李德裕傳五入正直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

依上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唐書歸

**傳記**平原君欲封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

記七十

七

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所貴於

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

者是商賈之人也戰國策鍾離意曰志士忍渴於盜泉之水

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東漢紀互水名盜泉仲

尼不漱論語撰考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飲留錢席

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風俗通

**傳**食不媮而為飽兮衣不苟而為溫楚辭五耻干媚而求

親藝文又曹指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表陽源渴飲堅冰

漿飢待零露餐苦寒行箕山許由有高節湘水屈原有清源

矚子黃河一直青松萬仞前松柏青青不受令於霜雪張

之秀木勢怕孤張獨立天地間李太白多君秉古節嶽立

冠人曹上以茲悟生理獨耻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

埃沒詩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汚真上馬蹄無入朱門跡韓



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  
不一日留也同古琴無俗韻寒松無妖花李太白勁葉森利

劍孤莖挺端標 介潔靜專不交勢利並同高郢規矩自

立不干權貴抄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同潔性不可

汚韋應疑然如斷山絕巘不可以邪徑造焉穆貞作鄭獨

鶴不羣孤松無柯劉長靈物本特達不復相纏縈唐文直

方不偶 孤高比雲月並同宋廣平貞姿勁質剛態毅狀

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皮日休

**李朝**寇萊公為相丁謂出其門為參政會食都堂羹菜公

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事

觀弼之心鍊金鍛鍊即介聖德頌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

部乃為終身之恨筆王質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當國

者意王質人嘗與孫之翰一端硯曰此石呵之則水流孫

曰一日呵一擔水方直三錢竟不受筆面目嚴冷東坡陳

森森直幹百餘尋高入青冥不附林臨川陳履常居都下

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東坡

譎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東

赤壁賦 堅姿映松柏直節凌榛荆蘇子

記纂淵海卷第七十



# 不由介紹

**子**孟孺子軒無介而見孔叢子

**史**谷永曰薛宣無游說之助西漢喬幹直登磨天自致魏鄭公

唐太宗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張者朕自舉之

無先容也唐書

**集**青雲當自致何必求知音李太白互出身入任並不因

人錫禹貌符心真如舊君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感激自

致其間無因呂和叔

**本朝**豈因糞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心臨川不階尺木

遂致青雲同

# 寡合

**經**獨行踽踽詩武公寡特詩有扶

**子**踽踽凉凉孟盡

**史**寡耦少徒西漢東落落難合東漢耿至音不合眾聽故

伯牙絕絃至寶不同眾好故下和泣血東漢陳孤音寡和

直轡安婦東漢荀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宋孝武謂

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非

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南夷行介特雅不與合唐陳蕭

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通監唐

**集**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

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

搖性復多虱爬搔元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



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及四不堪也不喜平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不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矍然自責然不可化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鬻塵臭處千變萬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縱逸來久情意傲散閑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榮進之心日頽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享以嘉穀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與山濤絕交書天資木強不能屈節權門地隔蓬心不能買名時議駱賓王互入不屈秀木勢怕孤張說一生傲岸苦不諧李太不合者雖造廬未嘗與之坐驢文書今所以惡衣食窮躰膚

記七十一

麋鹿之與處狻狁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韓敬互入出門無所往入室還獨處伯待孤風絕侶逸翮獨翔文柳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文唐不苟互入合入本朝性枉尋直尺之不為故圓鑿方枘而難合公古聲無惱淫真味有澹泊集窈眇文章宜和寡崢嶸肝肺亦交難坡詩互入寡和

# 朋比

**經**比之匪人易比卦簡賢附勢寔繁有徒書仲虺協比讒言書盤朋家作仇脅權相滅書泰小人比而不周語為上偏曲則下比周比周則難知論有背公死黨之信西漢翟

志公曰 朋比



阿黨所厚西漢杜欽傳谷永黨於王氏西漢本傳公卿以下畏石顯

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

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通監漢元紀長安令楊興與賈捐之

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

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

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

為京兆尹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

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期思侯並可為曹皆如言

又薦滿宣立為刺史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我復見

言君房也捐之後短石顯興曰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

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又共為

薦興奏石顯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西漢傳牢耶石耶

五鹿客耶印何壘壘綬若若耶通監漢元紀共相標榜東漢黨

黨同而伐異 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孟同鄉人為之謠曰

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

此始矣通監漢桓紀諸葛誕鄧騶等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

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合黨

連羣互相褒歎以毀些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

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通監魏明紀賈謐喜延士大夫

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清河崔基勃海

歐陽建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琊諸葛詮弘農王粹

襄城杜育南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

謐號曰二十四友通監晉世祖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

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伾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

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



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通監唐李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接擠上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通監唐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唐書李邪人必更為黨以相欺蔽上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通監唐集羣衆成朋上浸以惑楚辭朋曹比而黨譽同本朝夏侯玄與何晏等皆有盛名晏自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東坡書樂

# 交結

記七十一

四

**經**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楛維師氏豔妻煇方處詩十月之交注六人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記郊

**史**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時加羞珍異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傳灌夫

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數千百人傳郭解入關中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權解游

傳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西漢陳苞首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繫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通監漢王氏方

盛賓客滿門五侯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長安人樓護盡得其懽心西漢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通監

漢桓紀崔烈為司徒因傳母入錢五百萬通監漢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

明比 交結



也晉書荀晞為兖州刺史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遺都下

親貴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美慕得千里牛每遣信且發

暮還同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引為刑部尚書通監唐

由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

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上悅之通監唐李林甫常以

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柳澤上疏以為斜封官

因僕妾汲引劉幽求魏知古崔湜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

平公主之志也並同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

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唐書李聽素以賂遺得

權倖心故多為助力唐書王叔文因為太子言某可為相

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李士韋執誼及當時朝

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

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友通監唐王叔文依王伾依李

忠言忠言依牛昭客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

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叔文及餘黨十餘家

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休者至宿其坊中餅肆

酒罇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通監唐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等

善結交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求官及第無

不如志通監唐

文宗

### 趨附

**經**富人之屋烏所集也詩注

**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莊列禦寇

**史**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僭公焉左閔承頴觀色

為務史記淳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

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言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



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傳本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

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

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於是

舍人見勃曹參慙追時好而取世資西漢蓋時王氏方盛

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

咸得其懽心西漢漢護傳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

二千石皆賀同追趨逐者西漢揚雄傳師古曰隨所畢軌

鄧颺李勝何晏丁謚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通

諂事五樓時人語曰欲得侯事五樓晉書互朝露未晞小

車盈董石之居夕陽早落皂蓋填閭竇之里隋書盧思李

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蕭昺薦吉温於林甫得之

大喜温常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羅希奭為

吏深刻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

謂之羅鉗吉網通唐

**集**輿金輦壁輸貨權門陳琳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得其門

而入者惟挾炭之子王沈釋時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

苞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絕劉考甲第金張管門庭車

騎多孟浩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謝權門多

噂沓元植名利苟可取殺身旁權要並同魏國門前鬧如市

大都車馬就權門元微權門眾所趨有客動百千韓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口將

言而囁嚅文韓所遊皆青雲之士劉賓當隆赫柄用而蜂附

蟻合文柳

**六朝**

張易之兄弟嬖幸武三思等候其門庭爭執鞭撻續

李輔國權盛宰相李揆見輔國執子身之禮上

趙村



# 強自攀附

**經**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語為

**史**何昌瑀為吏部尚書有一客姓閔求官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南杜正倫為相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唐巨盧韋韋說嘗問郭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牒嘗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韋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梁自處通監後

**集**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為親者也四子

**本朝**郭崇韜哭子儀之墓筆



# 有守

經 確乎其不可拔易乾卦 改邑不改井易井卦注 風雨思

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詩風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

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

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

不食而死記檀弓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

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記儒行 不墮獲於

貧賤不充出於富貴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

去也語里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

其樂語雍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語子 不曰堅

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語陽 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語微

子 君子脩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家語 昔齊景公田招虞

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孟滕

下 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孟上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

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

弗為也同上 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

物傾側荀子 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饘

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荀子

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管子 非其志不之非其心



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整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倘然不受天地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

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孔叢子抗志互胡毋思

謂子思曰子思好大世莫能容子思曰夫不見容命也毀

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孔叢子鐘山之玉炊以爐炭而

色澤不變淮南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

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揚千變萬化吾常守中文中

**史**雖有挈鉞之智守不假器挈鉞知不以借人左昭七年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史公

傳戰國儒術既絀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史儒陳餘謂孔

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

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

之以待其求至無患矣通監叔孫通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曾有兩生不肯行曰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

行公往矣西漢周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

不得侯今王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通監天不為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

畏小人凶凶而易其行西漢東方朔傳丁傳董賢用事諸

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

如也西漢揚不為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

形介然有常西漢律心如金石東漢王郅憚為上東城門

候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憚拒門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

間憚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漢高

獲師事歐陽歙歙下獄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見

之謂曰欲用子宜改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

於陛下東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於

有守

有守



和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  
上官不敢奉詔高峻東漢互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

為新聲易耳東漢范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

之食東漢烈孤竹長飢羞食周粟東漢千乘莫移其情

同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名重

於世帝以玄纁羔幣聘之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

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道者度其時

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通鑑漢揚震為太尉帝舅耿寶薦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

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

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固宜有尚書勅拒不

許東漢楊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郤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

茂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

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

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通鑑漢范滂甥李頌素無行中

常侍唐衡以屬宗資資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

佐朱零零曰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

止通鑑漢帝愛楊喬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

口不食七日而死通鑑漢中常侍趙忠遣弟延致殷勤於

傳燮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

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傳燮豈求私賞哉本初劉備舉

袁渙渙為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笑而

應之曰渙它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

去此復罵將軍可乎通鑑漢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

讓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

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



情喻之忤就疇宿而勸之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博臨去  
同邀疇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  
可買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將  
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願効死刎首於前詞  
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佞改步通監三國志中常侍郎黃皓用  
事董厥諸葛瞻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樊建不與皓  
往來秘書令卻正又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澹  
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  
過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通監魏元帝吳隱之為廣州刺史酌  
貪泉賦詩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晉書吳隱之傳蔡謨除司  
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謨終不受帝臨軒遣侍中紀據  
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陳讓自且至申  
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詔免謨為庶人通監漢魏紀褚淵侍山

史三二

陰公主十日備見逼迫誓死不迴沈約宋書沈慶之請老乃至

稽顙泣涕上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上復欲用慶之使

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効何公

往而復返尚之慙乃止通監宋文紀豈可令臣曲筆魏周處

士韋愛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世宗禮敬尤厚號

曰逍遙公通監陳高祖傅縡上書言後主酒色過度辭多訐直

後主大怒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否對曰臣心如面而可

改臣心可改南史劉行本性剛烈周武時為掌朝大夫典筆

硯故事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及行本將進承御

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問之曰臣既

不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取臣筆隋書王世充以國子助教

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東脩禮德明耻

之故服巴豆散卧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

有守



語通監唐高祖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

知公不移上又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

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

古人富不易妻並同段志元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

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元拒曰軍門

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曉帝歎曰

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唐書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

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雍州刺史竇從一大懼亟命

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從一不

能奪通監唐中宗李尚隱遷廣州都督及還人或哀金以贈尚

隱曰吾自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唐書不移如山陸贄

傳柳渾與張延賞同為相怙權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

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荅曰為吾謝張

相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唐書秉心蹈義鐵心石腸唐書

傳御史大夫高元裕欲薦用韋澳諷澳謁已澳曰然恐無

呈身御史唐書韋

**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

**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其堅**呂氏春秋

**操愈堅而不衰**韓非子每以清白洗心不為寒暑變節陳子

甘心苦節風雨不改同處屯而必行其道居陋而不改其

度張九齡文昔聞陵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賃妻織履樂亦在其

中張說豈無貧賤苦羞與傾巧同之松柏雖居寒羞逐桃李

春李太白不學蒲柳凋真心常自保同道勝於內者物莫能

亂德充於外者事不能誘元文寧方為阜不圓為御寧方

為汚辱不圓為頭榮同河漢不改色杜江流石不轉君

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上並同抗哉巢由志堯舜不可遷元



集 金石有銷鑠肺肝無寒温 旋風四面起井深波不生

堅冰一時合井深凍不成終年汲引絕不耗復不盈五月

金石鑠既寒亦既清易時不易性改邑不改名君門客如

水日夜隨勢行君看守心者井水為君盟 玉色深不變

井水撓不移同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

韓退之與韋告人書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韋應物志為飲水堅劉

客玉貞而折不能瓦合鸞鍛而萎不同雞羣同金石自銷

鑠玉性肯磷緇白特星霜屢變金石彌堅同玉立於磷緇

之際雞鳴於風雨之中靜柯勁草在我而已李集直不枉

尺正不由徑同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者家日欲

擊鮮為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而不出率空腹貯古

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飢誦經

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陸魯自言歲寒性不知露與霜

糖文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貞 陵谷可移隋和之德不

昧寒暑有遷松筠之志如一並同惟有剛腸鐵百鍊不柔

虧劉澹然一心獨立千仞劉骨鯁知難屈鋒鏗豈易

于 青松心在任風霜並同不憚芳蘭之焚竟全孤竹之

志李松色不肯秋玉性不可柔野身不以形勢屈口

不以觀望柔皇南

**本朝**王元之作三黜賦其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于道雖

百謫其何虧五朝我生不有命其肯枉尺尋披飲風蟬

至嚟長吟不改調同雖事君均於事親而奪志難於奪帥

東坡

集







